

聖  
左傳

上海圖書館藏



天下才子必讀書  
聖嘆外書第一

天下才子必讀書

有正書局印行

天下才子必讀書 五卷末卷

共 6 册 存 6 册 排架号

08871

索书号码 8081

登記号码 010159

共6册



檀田物志家記

天下才子必讀書

卷之一

天下才子必讀書總目

卷之一

左傳

卷之二

左傳

卷之三

國語

卷之四

國策

卷之五

國策

卷之六

西漢文

秦文

天下才子必讀書



卷之七

西漢文

卷之八

西漢文

卷之九

東漢文

卷之十

唐文

卷之十一

唐文

卷之十二

唐文

卷之十三

後漢文

晉文

宋文

卷之十四

宋文

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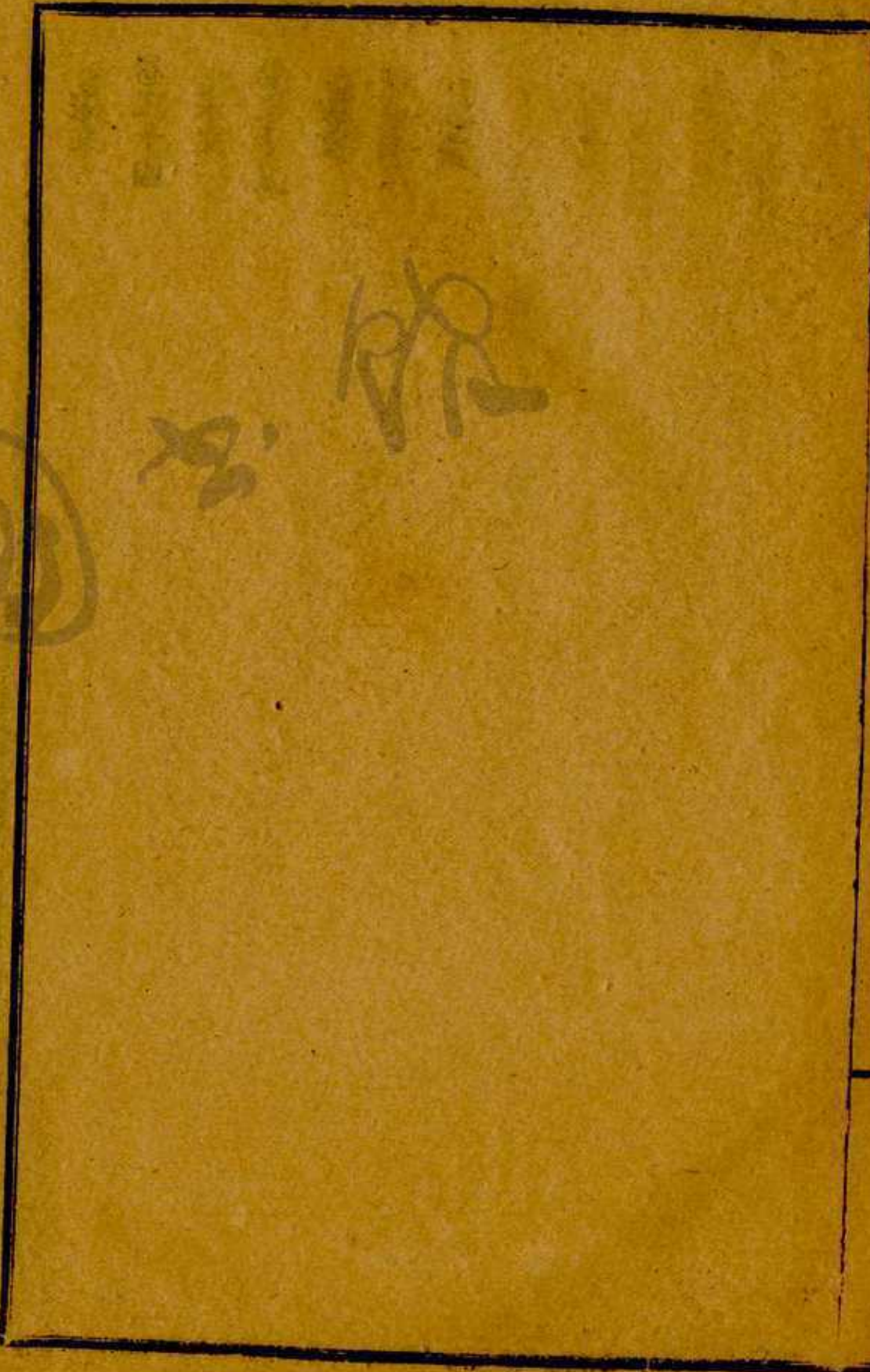
宋文

卷之末

補遺

通志





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之一目

左傳

鄭伯克段於鄆

莊公戒飭守臣

齊伐晉盟召陵

官之奇諫假道

齊桓下拜

秦伯不食言

陰飴甥對秦伯

子魚論戰

重耳歷楚至秦

介之推不言祿

展喜犒師



甯武子保身濟君

燭之武退秦師

蹇叔哭師

晉敗秦師於殽

商臣弑父本末

晉立靈公

季文子譏齊侯不免

子家與趙宣子書

楚子問鼎

楚子不樂京觀

士貞子諫殺林父

賓媚人責晉人

楚歸晉知罃

巫臣憂莒城

晉使呂相絕秦

天不十年必讀書



鄭伯克段于鄆

通篇要分認其前半是一樣音節。後半是一樣音節。前半獄在莊公。姜氏只是率性偏愛婦人。叔段只是嬌養失教子弟。後半功在穎考叔。莊公只是惡人到貫滿後。却有自悔改過之時。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初字起。後仍至初字結。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遂惡之。一遂字。寫惡得無理。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婦人率性。往往遂成家國之禍。如此類甚多。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一路寫莊公。俱是含毒聲。其辭音節甚短。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誰與作此名。定是莊公自作之。蓋故若野寵之。以生其驕心。莊公處心積慮殺其弟。此日便早定計。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省都字。五之

一。省國字。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一夢中人。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子稱母姜氏。是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百忙

况君之寵弟乎。夢中。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含毒如此。人自不覺。既而大叔命

西鄙北鄙貳於己。不敢便收。故且貳也。只須禁之便止。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



作糊  
餅  
應

請事之。曲折。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又一夢中人。公曰無庸將自及。曰自斃。曰自及。含毒如此。人自

不覺。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厲延。重莊公聽之。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夢中。公曰不義不暱

厚。句。將崩。含毒如此。人自不覺。莊公語。段段音節甚短。大叔先聚繕甲兵。具卒乘。詩有爾叔于田。則此自爲田

獵。未可知。將襲鄭夫人將敗之。此二將字。明明疑獄。連坐姜氏。妙。公聞其期曰可矣。祭仲不聞。子封不聞。

偏是公聞。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經書。五月辛丑。大叔出

奔共。經不書。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依經釋一。如二君。故曰克。依經釋二。稱鄭伯

譏失教也。依經釋三。謂之鄭志。謂鄭莊公之志也。志言心之所之也。不言出奔難之也。釋經不書也。遂真

姜氏於城。二遂字。寫實得無理。頹。城。高牆也。頹。真城之地。在頹。特註明以爲考叔來因也。而誓之曰不及黃

泉無相見也。含毒聲。至此始盡暢。既而悔之。天性。已上。一篇地獄文字。已下。一篇天堂文字。穎考叔爲穎

谷封人。聞之。聞其悔。非聞其城。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句。舍肉。特挑其間。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只

四字。直刺入耳。從耳直刺入心。下俱姜文耳。皆當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

我獨無。哀哀之音。宛然孺子失乳而啼。非復已前毒聲短節。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故所以城

之故也。且告之悔。悔文多警之悔也。對曰君何患焉。輕輕便解。更無難事。若闕地及泉。隧。句。而相見其

誰曰不然。天大難事。到盡費手中。只如兒戲便解。公從之。公入而賦。入便賦也。樂故也。大隧之中。賦之首

句也。其樂也融融。融融。則知其前之陰毒也。姜出而賦。出然後賦也。大隧之外。賦之首句也。其樂也洩

洩。洩洩。則知其前之隱忍也。遂爲母子如初。三遂字。初字結。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一篇鄭莊公文字。却以穎考叔結。是以穎考叔爲孝子。而以鄭莊公爲

爾類也。左氏用君子曰。例如此。嚴矣哉。

### 莊公戒飭守臣

細細讀其計又遠。心又孤。極欲瞞人。更瞞不得。於是乎遂成曲曲折折。嬈嬈。惇惇之筆。

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己弟叔段何在。而愛許莊之弟耶。一片

純是好猾。母爲其妙文所欺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自瞞云。非己欲伐許

也。一片純是好猾。文却妙絕。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供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軍與必有供億。甚言

伐許以供億。煩父兄。極不得已也。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看他怕人說。便自開口先說。奸

極。然的是妙文。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象筆老好心事

吞吐。然的是妙文。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天或佑許也。看他說在自己身後者。明明自己在時。



必不使許得悔禍也。筆筆老奸心事吞吐。無靈。無靈。重也。三十字為句。與下無滋他族三十三字為句。心口相商也。

茲許公復奉其社。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也。在此也。言若他族來備。則不如此許公復國。奸口奸心。不露自露也。

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猶俗言連根俱喪。豈但喪許也。奸口奸心如此。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

為亦聊以固吾圉也。說至此。老奸不免盡露。然計遠者心孤。亦自不得不露矣。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

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而汝也。計遠者心孤如此。我死乃亟去之。只是極憂死後。可見生前更不容許吐氣。

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舊鄭在京兆。新鄭在此河南。○看他心孤語。夫許

太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看他心孤語。凡老奸至盡頭日。都比常人更怯。君子謂

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

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於是乎有禮者。言鄭莊一生無禮。後善於此。而姑許之。

齊伐楚盟召陵

此篇寫齊凡三換聲口。寫楚只是一意閒閒然。此為左氏於小白之微詞也。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看齊來楚踪跡。便不正大。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

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問得閒閒然。絕不以齊為意。妙。管仲對曰。昔

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一撥王命。破不相及句。賜我先君履。東

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二宜賜履。破涉吾地句。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三與楚罪。破何故句。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

共給。看他承一件。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推一件。其實與楚無干也。看他只是閒閒然。絕不為意也。妙。妙。

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寫齊總不正

大。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最是婉曲好文。然總寫出齊怯處。對曰。君惠

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妙妙。只是閒閒然。絕不為意。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寫齊更不是。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到底只是閒閒然。不為意也。屈完及諸侯盟。及諸侯盟。則非與齊盟也。通篇結案在此。

宮之奇諫假道

事險便作險語。看其段段俱是峭筆健筆。更不下一寬句寬字。古人文。必照專用筆。每每如



此。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下一復字，便有一甚可再語也。通篇文字在敘事時，如此。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事急，故陡作險語，峭甚健甚。

晉不可啟寇，不可玩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在昔為晉，在今為寇，在昔為啟，在今為玩，晉不可啟，故一為甚，寇不可玩，故不可再也。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

虞虢之謂也。事急，故再作險語，就存則輔車相依，就滅則唇亡齒寒。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亦是人情。對

曰：秦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王於周為穆，穆生昭，故太王之昭為昭。秦伯不從，是以不嗣。此句只說虞固出於太王。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昭生穆，故王季之子為穆。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此句乃說虢更親於虞仲。

將虢是滅，何愛於虞。承上吾宗句，破得甚辣。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句法妙，謂之補注法。若順筆寫之，則將云：且晉愛虞，能過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桓叔莊伯，皆晉獻從祖昆弟，惡其倡，盡殺之。

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諫語險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寫大惡人到盡頭，如畫。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通篇悉作峭筆健筆。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字，引書一。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德字，引書二。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德字，引書三。連引三書，德字三見，皆是峭健之筆。如是，總三書，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又作冷語，愈益峭。

神

所馮依將在德矣。愈益冷，愈益峭。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妙語，隨筆轉出，冷峭乃不可言。

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到底作險語，峭甚健甚。言虞不及臘祭，與虢俱滅，晉不必再起兵也。冬，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齊桓下拜。

看他一連寫五箇下拜。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周禮：胙，以親兄弟，於異姓則獨夏商二王之後有焉，客之也。今以胙賜桓，乃尊之比二王後。

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本與下以伯舅筆老句連文，只因齊侯下拜，遂隔斷，此古人夾敘法也。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孔本欲一氣宣下，因見齊侯下拜，遂添出此句。

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豈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此一段原連上成文。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此句是說平日。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

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應云：敢貪天子之命，不下拜，句最明健，因自注天子之命，即無下拜三字，再又注天子所以命無下拜，乃為恐隕越以遺羞，只為添此兩重自注，便成孃孃二十六字長句。

下句，拜句，登句，受句。

秦伯不食言。



寫秦伯語。又如驕奢。又如戲謔。又如真懇妙。寫晉羣臣語。滿口哀求。又並不曾一字吐實妙。寫穆姬語。無限慌迫。却只說得一片瓜葛。何至於此。並不是悍婦要求妙。

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極寫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三字句。何其感也。四字句。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惟晉之妖夢是踐。十六字句。從君而西。辭令妙。豈敢以至。四字句。如相戲。如相慰。

妙妙。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先寫此句。生出皇天后土字。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次將皇天后土實其語。羣臣敢在下風。次方說己衆人無不同聞之。妙於滿口感敬。却並不曾吐出一字。渾是鏡花水月之筆。

鏡花水月之筆。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營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極寫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不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十八字句。相其語意。乃正妙於我兩君字。不以玉帛相見字。全是一片瓜葛至感。正不以降災與戎字為憤感也。

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上一句。何其纏綿。此四句。何其決烈。秦伯雖欲不從。又豈可得。乃舍諸靈臺。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承穆姬一段事辭諸大夫。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我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承

晉羣臣一段事辭諸大夫。必歸晉君。總一句。

陰飴甥對秦伯

看他劈空吐出不和二字。却便隨手分作小人君子。凡我有唐突秦伯語。便都放在小人口中。有哀求秦伯語。便都放在君子口中。於是自己只算述得一遍。既是不會唐突。又並不曾哀求。真借辭入於甚深三昧者也。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對得奇殺人。直是使人噴驚。○後來宋人爭獻納字。豈復有此精彩。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整整二扇。說出不和之故。看他句句挺特。字字精神。妙絕妙絕。○上初讀不和二字。只謂盡露其短。今詳讀此。始知正炫其長。煞是奇事。以此不和。二扇下。

又用不和字結正。筆法精整。○不和在必報讐必報德二句。看他句上。一樣雙加不憚征繕四字。乃是其制縛秦伯之要著也。上再加君親。下再加寧事戎狄。有死無二。真是一字千樞。二字百煉。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看他通篇用整整二扇之法。又用接連四扇。一氣寫成。奇奇妙妙。貳。句。而執之。句。服。句。而舍之。句。德。句。莫厚焉。句。刑。句。莫威焉。句。

○而執之。句。服。句。而舍之。句。德。句。莫厚焉。句。刑。句。莫威焉。句。

○而執之。句。服。句。而舍之。句。德。句。莫厚焉。句。刑。句。莫威焉。句。

○而執之。句。服。句。而舍之。句。德。句。莫厚焉。句。刑。句。莫威焉。句。



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明明籠絡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明明籠絡。須知秦伯之受此明明籠絡。全是上文兩不憚征繕奪氣。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子魚論戰

筆快。却如剪刀快相似。愈剪愈疾。愈疾愈剪。胸中無數關隔。噎歎之病。讀此文。便一時頓消。溯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先一句總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寫宋公鬼怪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鬼怪師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鬼怪子魚曰。君未知戰。一句斷盡。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可。子魚論又快筆。猶有懼焉。加一句更透更快。已下一句接一句。一句快一句。如亂刀疾斬相似。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毒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快論又快筆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快快妙妙。更有何說愛其二毛。有何說。傷及死如何勿重。快快妙妙。更有何說若愛重傷。則如勿傷。快快妙妙。更有何說則如服焉。快快妙妙。更有何說三軍以利用也。快快妙妙金鼓以聲氣也。快快妙妙利而用之。阻隘。

可也。快快妙妙。快論又快筆聲盛致志。鼓儂可也。快快妙妙。快論又快筆

重耳歷楚至秦

俊殺

重耳及楚。楚子襄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無端引出妙文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妙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妙妙。總是故作好態曰。雖然。何以報我。定要引出妙文對曰。若以君之靈。得返晉國。此九字是話頭。決不可少。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只此。三千里為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辟三舍。只是觀語。此乃報楚之正答也。看他左右二句。分明畫出畧不相讓。真是異樣英雄。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楚子知人。公子方作如此語。乃楚子詳之。却云文而有禮。想古人眼力。直是超絕後來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楚子知天乃送諸秦。

介之推不言祿。最是清絕峭絕文字。寫其母三段話。是三樣文字。細細玩味之。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先正多責推借正言以洩私怨非也看此敘事先書不言祿三字便知推本自過人一等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一非二三子力惠懷無親外內棄之二非二三子力天未絕晉將必有主三非二三子力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妙妙說得雪淡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斷得倒二三子更何對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再痛罵之本善得屬也下讓其罪上賞其好上下相蒙難以處矣直是斷盡晉國後來奈何諷其爲怨言耶其母曰盡亦求之以死誰慙母特試之也爲上不言祿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罪也既已罪之又復效之也看推自亦認有怨言字何勞後人又責其怨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母特再試之也對曰言身之文也妙身將隱焉用文之妙妙是求顯也妙妙其母曰能如是乎細讀此四字知母上二番爲試之也與女偕隱奇母遂隱而死方信龍蛇之詩非推筆志吾過且旌善人天理人心不足爲好展喜犒師

只是短幅却有無數奇妙如斗接特字作突兀一句一也並舉二祖同事先王二也賜盟至今在府三也忽然感頌桓公四也諸侯共望率桓之功不止魯之望之五也自寫無恐嫻嫻

一二十五字只作一句六也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人來伐我却往迎勞之便妙使受命於展喜下皆柳下辭也惠之和者其辭侃侃又如此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妙應後乃還二字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驕執事此即柳下辭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算來說恐又不得說不恐又不得忽分君子小人奇妙無比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突兀大奇昔周公魯祖太公齊祖並舉二祖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盟辭即先王之命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加此二句妙言凍凍至今在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是以字妙絕三其字皆指魯也及君即位更妙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不獨寫魯通寫諸侯妙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二十五字只成嫻嫻一句妙絕妙絕君必不然再斷一句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甯武子保身濟君

讀起嫻嫻二句真欲淚落讀後斬斬數語直欲血迸



衛侯出奔楚

晉文公伐衛衛侯請盟晉弗許衛人出其君以說遂奔于踐土。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續君事以受盟

于踐土

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復

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十三字句說往事句能煽煽今

天勝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十三字句說今事句能煽煽不有居者誰守社稷句法斬然不有行

者誰捍牧圉句法斬然上二句恰合煽煽此二句恰合斬然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乞

盟之故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二句疊寫妙行者無保其力血淚交進之句居者無懼其罪血淚之句

有豫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更不煩稱至今漢漢然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前文敘

起得着健此處又收煞得着健

### 燭之武退秦師

分明一段寫舍鄭之無害一段寫陪晉之有害而其文皆作連鎖不斷之句一似讀之急不

得斷者○妙在其辭愈委婉其說愈曉暢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早是婉曲公曰

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亦甚婉曲許之夜縋而出見

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最妙是此一句使人氣已先平一半○一折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

執事二折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三折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四折一段四折若舍

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又一段○亦無所害妙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

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一折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

將焉取之二折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三折○一段三折前段寫舍鄭之無害後段寫陪晉之有害秦伯

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 蹇叔哭師

一片沉痛却出之以異樣興會

秦伯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先呼便慘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

入也只一句情文俱備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公亦詛妙不如此不與上下文配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

避風雨也必死是間只是晉人禦師必於殺余於其間收爾骨一句看他忽然生出殺有二陵遂寫得如此異樣極至



晉敗秦師於殺

始悟文章有何定態。人自不會搜捕耳。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讀原軫語。讀樂枝語。讀破樂枝語。讀文嬴語。讀先軫怒語。讀孟明謝陽處父語。讀秦伯與師語。逐段細細讀。逐段如畫。

秦師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天奉我。本奇語。然只為其違蹇叔則固至理也。後之違先生長者。尚其戒哉。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雙承之筆。必伐秦師。筆勢健舉之甚。

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時文公新死。言忘秦施。是死其君。此亦只是文字故作一曲。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破未報句。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破其為句。遂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於殺。獲百里孟明視。秦帥。西乞術。白乙丙。秦帥。以歸。日遂。日遂。日以歸。寫先軫如畫。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妙口。寡君若

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妙口。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妙口。又殺甚。又婉甚。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力字妙。千古同恨。婦人暫而免諸國。暫字妙。千古同恨。事事如此。墮軍實而長寇仇。此句雙承。墮軍實。承武夫句。長寇仇。承暫免句。亡無

日矣。言不及尅日也。不顧而唾。實是憤。勿謂其無禮也。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寫得釋三人疾去。如畫。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陽處父兒戲。然此時急智。又只得爾。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曩

臣。曩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此謝先之見釋也。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此謝今之不復轉船也。言三年以後來伐晉。當面謝。今不復被誘轉船矣。讀之。令人絕倒。秦伯素服郊次。鄉師

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仍結違蹇叔。

商臣弑父本末

寫子上語。是四句。妙於錯落。寫潘崇語。是一句。妙於輕巧。寫江芊語。是三句。一句一字。一句二字。一句十一字。妙於徑露。寫商臣語。是三句。二句二字。一句一字。妙於矜鍊。不過五七行文字。其間無變不極。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二語。說盡少年輕舉。翻乃亂也。只此已斷定不可立。下另補二事耳。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言又有此一舉。且是人也。豈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言又有此一舉。○此不可立句。只頂忍人。不繼承上文。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







寫士會好。及歸遂不見。一段寫士會。

### 季文子譏齊侯不免

先作十六字嬖嬖一長句。次作四字斬斬四短句。後則反引詩正說之。正引詩反說之。末又過一層翻跌不免。誠乃短短小幅。無美不備。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一句便寫盡無禮人心胸。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寫盡無禮。季

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先斷下釋。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十六字嬖嬖成句。妙妙。

○一句中凡下三禮字。禮以順天。一句。天之道也。一句。已則反天。一句。而又以討人。一句。上據事釋。此又據理釋。上從無禮說至禮。此從禮說至無禮。難以免矣。兩釋後再斷一句。下引詩証。詩曰胡不相畏。不畏

於天。反引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正說詩。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正引詩。不畏于

天。將何以保。反說詩。○看他正反。反正。無限錯落。人只是不覺。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過一層語。

妙。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在字妙妙。只一字。耐人數日思。

### 子家與趙宣子書

前幅縷述自己事。晉惟謹。乃至陳蔡之事。晉皆出鄭人之力。猶為戰戰畏大國之言。至後幅

忽然開胸破喉。竟說不復能耐。又別述楚國寬大。以深譏晉之不知恤小。真目皆盡裂之文。

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

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問之官也。曰寡君即位三年。召

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

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一。○鄭穆即位之二年。鄭召蔡莊。與同事晉。其年九月。蔡莊過鄭。適

鄭有宣多作亂之事。不能同行。直至十一月。始同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

而朝諸君。二。○歸生。即子家。言我又輔太子名夷。請陳共朝晉。陳共畏楚不敢來朝。太子夷又為先請於楚。十四

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藏陳事。三。○鄭穆又親朝。以成去年陳共之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

君。四。○陳靈新即位。又自鄭入朝。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五。○鄭又遣之武入朝。蓋太子夷往。而之武輔

之。八月。寡君又往朝。六。○鄭穆又親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妙妙。不惟

說自朝。乃至說陳蔡之朝。皆出於鄭。八字一句。十一字一句。勿讀破。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一結。在位之

中。言鄭穆自即位至今。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君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再將上文結算一通。妙妙。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再結。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八字妙妙。如有芒刃。古



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言以人視我。我還是人。若以鹿視我。我便是鹿。 鋌而走險。急何能擇。筆筆芒刃。命之罔極。亦知亡矣。

將悉敵賦。以待於條。唯執事命之。條。晉鄭之境也。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武楚忽反。寫楚之寬大。以諷晉。更妙更奇。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開胸放喉。竟自承認。又妙又妙。 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再結。

楚子問鼎 宣公三年

與國語不許請隱篇千載對峙。彼特婉曲。此特勁激。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遂字便無禮。 觀兵於周疆。無禮。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無禮極矣。 對曰。在德。二字句。不在鼎。三字句。問鼎答德。筆力千鈞。 昔夏之方有德也。有

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鑄鼎。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已上。有德有鼎。 桀有昏德。無德。鼎遷於商。鼎遷。 載祀六百。商紂暴虐。無德。鼎遷於周。鼎遷。已上。無德鼎遷。 德之休明。四字句。德。 雖小。二字句。重也。二

字句。鼎。其姦回昏亂。五字句。德。雖大。二字句。輕也。二字句。鼎。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

鄔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奇語駭激。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勁極。又能帶曲折。

楚子不築京觀

看他先說無以示子孫。次又說不成武功。次又說不是京觀。總是前幅有幾句幾字。後幅必須句句字字與他發放。若後幅不擬發放者。即前幅不得漫然着一句一字也。

乙卯。晉與楚戰。晉師敗績。楚獲晉知罃。晉射楚連尹襄老。遂載其尸。又獲公子穀臣。丙辰。楚重至於郟。輻重也。 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誇武功。 而收晉尸。以為京觀。京。大也。觀。示也。積尸封土其上。以彰武功之大也。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潘黨意在示子孫。下通篇皆說無以示子孫。 楚子曰。非爾所知也。極不然之辭。 夫文。字文。止戈為武。武字之文。左文為止。右文為戈。 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引武字註脚。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日。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日。綏萬邦。屢豐年。引武字註脚。 夫武。上引文。此自講。禁暴。一。戢

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者也。七。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言如欲示子孫以無忘。必須如此。今使我二國暴骨暴矣。 無其一。句句變換。觀兵以成諸侯。兵不戢矣。無其二。句句變換。暴而不戢。安







已上一件。侃侃之甚。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此引詩。比上略。

前。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願。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其無乃弄。句態。

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已上一件。侃侃之甚。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

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

祿是道。又引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侃侃重說。上分。此總所謂晉實闕也。不然。寡君之命

使臣則有辭矣。分責二段。後再總責一段。此忽如饑鷹。撒然一轉。日子以君師辱於敝邑。妙。不腆敝賦。以

犒從者。妙。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妙。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妙。唯是先君之敝

器。土地不敢愛。妙。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侃侃。如掬其怒色也。魯衛諫曰。齊疾我矣。段。其死亡者。皆親暱也。段。子若不許。讐我必甚。段。唯子

則又何求。段。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段。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段。此只教

語。亦復多段。段段精挺。晉人許之。

楚歸晉知罃。四問。便有四段妙論。一段妙是一段。讀之增添意氣。○逐段細看其起伏轉折。直是四篇文。

字四篇又是四樣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

罃曰。子其怨我乎。問得妙。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誠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

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對得妙。王曰。然則德我乎。又問得妙。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對得又妙。王曰。子

歸何以報我。問得更妙。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對得更妙。王曰。雖

然必告不穀。問得愈妙。對曰。以君之靈。彙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寶。若從君之

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寶。此雖二寶句。然顯見晉之國

法森然。家法森然。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

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對得愈妙。妙絕妙絕。此是千古第一等議論。第一篇文字。王曰。晉未

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巫臣憂莒城。只是一意。層疊說出四句。一句緊是一句。寫盡機警。人目動股栗。而彼笨伯方懵然不知。○



明年十一月渠丘與莒二城俱潰莒子不足又道看渠丘公一樣不以為意妙絕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率入一渠丘公妙妙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

在夷其執以我為虞唯或思或縱也對曰夫狡焉思啟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夫徒然發聲之

辭蓋心驚莒子詭譎之聲啓開也疆邊界也狡目左右窺伺也何國蔑有言處處時時有此人也唯然故多大國

矣又下親切指點妙妙又言偶無此事殆不可恃○或思即上狡焉之思也或縱者偶不思也勇

夫重閉况國乎又譬雖有勇夫臥必重閉言數重閉門也

晉使呂相絕秦飾辭駕罪何足道止道其文字章法句法字法真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而又其中細條細

理異樣密緻讀萬遍不厭也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說秦德

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略曲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說秦德文公躬擐甲胄

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說晉報德鄭人怒

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說晉德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

于秦略曲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說晉德結住上文無祿文公

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一我字寡我襄公二我字迭我殺地三我字奸絕我好四我字伐我保

城五我字殄滅我費滑六我字散離我兄弟七我字撓亂我同盟八我字傾覆我國家九我字我

襄公不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不忘俾我惠公集我文公也是以有殺之師我是以有猶願赦

罪于穆公曲作波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曲作波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

字曲作波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曲作波又欲闕剪我公室一我字傾覆我社稷二我

帥我螽賊三我字以來蕩搖我邊疆四我字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有康猶不悅入我

河曲一我字伐我涑川水二我字俘我王官地三我字翦我羈馬地四我字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我是以有三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就手且結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

撫我乎曲作波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一我字焚我箕郛二我字芟夷我農功三

我字我字虔劉我邊陲四我字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我是以有四之師之役之聚各換字君亦悔禍之

延而欲微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



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曲作波。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一。○說秦反側。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懼。是用告我。二。秦反側。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三。秦反側。○一段。秦與楚誓辭。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嘸就寡人。一路。備說秦惡。歸到此句。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辭令好。身分好。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盜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實句。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主句。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之二目

左傳

穆叔重拜鹿鳴

戎駒支不願與會

臧武仲不能詰盜

子產論幣重

晏子不死君難

季札觀周樂

子產壞晉館垣

子產論尹何

子圍逆女以兵

張趯智在君子後

晏嬰叔向相語



叔向許子皮朝楚  
 司馬侯許楚召晉諸侯  
 吳蹶由對楚子  
 子革對靈王  
 穆子不受鼓降  
 子產不與晉玉環  
 晏子論梁丘據  
 吳許越成  
 子產戎服獻捷

穆叔重拜鹿鳴

此為無風起波之文。只是穆叔如晉晉侯享之何處却有如此一篇文字。某讀之因悟人今日用平常語言動靜之中無處無時不有妙文。特是人不會寫出來也。

穆叔如晉四字叙報知武子之聘也一句注晉侯享之四字叙已下寫出奇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奇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奇歌鹿鳴之三三拜奇後賢讀至此等處便須作出奇想不得草草成誦去韓獻

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

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逐件說如聞其聲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驚人之句使臣弗敢與聞猶言

不圖有此須知此句乃大不然之辭逐件說文王逐件說兩君相見之樂也此句猶尚驚人臣不敢及猶言臣非

君也此句須是讓然亦帶不然之色鹿鳴逐件說此又分作三段說君所以嘉寡君也一章敢不拜嘉拜

其嘉我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二章敢不重拜拜其勞已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三

章臣聞之訪問於善為諮諮親為詢諮禮為度諮事為諏諮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拜其效

戎駒支不願與會



先讀宣子語。真如拔劍斫案。驟莫可犯。既而讀駒支語。乃如鎗棍家門戶相當。逐解開破。更無難處。甚至反有餘勇相賈。斯為筆墨之出奇也。

十四年會於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先呼來。次補呼姜戎氏。便畫出一面相。後之色。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吾離戎乃祖名。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故

添被苦六字。畫出其醜。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剖分而食。妙。寫加恩於戎。非復常等。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有何言語漏洩。宣子自納敗缺矣。○不如昔者

四字。亦蘊藉之至。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汝。一段話用昔字。今字。詰朝字。轉筆。對曰。昔秦人負

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第一段先辨戎祖吾離被逐瓜州。則秦人實惡。非戎之醜。惠公獨其大德。謂我

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母是翦棄。第二段次辨惠公加德於戎。乃因戎本聖裔。禮應存恤。不為特惡。賜我南

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畔之臣。至於

今不貳。第三段又辨晉分土田。至為微惡。戎自開墾。非受實惠。○亦故添狐狸等字相讖。切。昔文公與秦伐鄭

秦人纒與鄭盟。而舍成焉。於是乎有殺之師。引一事。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

第四段。又辨戎有大功於晉。亦足云報矣。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捨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添譬。

倍更明暢。○何以不免。猶言已足報晉。何為尚愛切責不休。

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第五段。又辨戎之有功於晉。殺師乃其大者。至於百役。豈可枚舉。今官之師旅無

乃實有所圖。以撈諸侯。而罪我諸戎。第六段。終辨諸侯不如昔者。定是晉實有關。與我戎則何與。○官之師旅

妙。竟屬是宣子等之罪。文字乃如劍戟相撞。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

為。索性放曠快吐。妙不可言。不與於會。亦無贊焉。說得一場扯淡。妙不可言。賦青蠅而退。言宣子無信。纔

言也。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青蠅有愷悌君子也。

臧武仲不能詰盜

此為刀切斧斫之文。自起筆直至後。只是一樣法。

邾庶其以漆闐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娶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

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看他矢口侃侃。說出不可二字。奇奇妙妙。紇又不能。看他又侃侃說出不能二字。

奇奇妙妙。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實是可驚。因而急問。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何故

不能。雙辭。亦雙問。遣筆最妙。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重快說不可。子為正卿。而來外

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重快說不能。○此已直斥季孫矣。然尙未的指何事。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



氏娶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此方直斥其事。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姊妹與其大邑。其次阜牧

與馬。次盜也。省以字。其小者衣裳劍帶。小盜也。添者字。是賞盜也。奇句快句。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結

上舉下提筆重起。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豈以待人。八字句。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八字句。而

後可以治人。六字句。又結。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再提筆起。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

焉。而莫敢不懲。妙妙快快。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妙妙快快。夏書曰。念茲

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豈也。信由己。豈而後功。可念也。更

不加結。妙。

### 子產論幣重

氣最道。調最婉。婉與道本相背。今却又道又婉。須細尋其婉在何處。道在何處。又不得云此

句道。此句婉。須知其句句道。句句婉也。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只

此四字落筆便妙。說甚道理。說道理。便不入耳矣。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劈插令德字入

來。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章法不寬不偏。句法既宕又道。令名。即令德之聞於隣

者也。又插令名入來。

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悚然。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悚然。諸侯貳。則

晉國壞。悚然。晉國貳。則子之家壞。悚然。何沒沒也。道甚。又逸宕甚。將焉用賄。四字又妙。不連上。不連

下。只自賄賂。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從名轉德。從德轉國家。從國家

轉到無壞。是務。務令名也。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引詩收令德。又

宕又道。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引詩收令名。又宕又道。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

以遠至。邇安。邇宜如此乎。母甯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邇欲如此乎。象有齒。以焚

其身。賄也。悚然。却又逸宕之甚。宣子說。乃輕幣。

晏子不死君難

注眼看定社稷二字。便於君臣生死之際。處之夷然自如。此本嚴毅之論。而出之以猶夷之

調。最是脫俗文字。

崔氏弑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奇語。妙文。曰。行乎。曰。

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愈奇。愈妙。曰。歸乎。曰。君死安歸。上二妙語。得此句始定。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

是主。陵。居其上也。妙言至言。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口。祿也。妙言至言。一眼只注社稷也。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斬斬截截。磊磊落落。此等文字。與日月爭光。可也。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忽又作滑稽語。妙妙。將庸何歸。但無語可歸耳。滑稽妙妙。

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 季札觀周樂

每一歌。公子皆出神細聽。故能深知其為何國何風。今讀者於公子每一評論。亦當逐段逐字。出神細思。便亦能粗粗想見其為是國是風也。不然。雜雜讀之。乃復何益。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來魯也。故樂如周字。避嫌細筆也。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使工。使我樂工也。為之。為吳公子也。已下段段不脫為之字。

曰美哉。始基之矣。始字起。止字住。為一篇大局段。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遂段逐字細細想。何以周南召南。却如此評。細細想。何以王如此評。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細細想。何以王如此評。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細細想。何以出邶鄘衛如此評。

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細細想。何以王如此評。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細細想。何以鄭如此評。細煩瑣也。

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又一

調。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何以齊如此評。為之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細細想。何以齊如此評。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又一調。夫能夏則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如此評。

為之歌。魏曰美哉。淵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又一調。魏如此評。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至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唐如此評。

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陳如此評。自鄆以下。無譏焉。畧之何微也。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先王。紂也。若周德盛。則能蕩蕩然。不復見其思與怨也。小雅如此評。

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大雅如此評。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三代同德。奇理奇語。至理至語。二頌如此評。

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恨不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失望之辭。

見舞韶。濩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大德不自以為德也。吾讀此語。常欲往視河工。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公子

天下才子公讀書

卷之二

見舞

公子



眼力如許。觀止矣。始字起。止字住。一篇大局段。○如此長文。只三字收住。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戲筆作波。

子產壞晉館垣

子產妙辭。更不必說。須細尋其處處細針密線。前後不差一黍。又要看前段文伯之悻悻。後段叔向之津津。俱是為極寫子產而設。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之見也。以魯喪故。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奇事。士文伯

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寇盜充斥。為客設館垣之故也。政刑不修。又寇盜充斥之故也。長句

法。彙彙而詳。如此。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十二字句。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

其牆垣。如此二句。言是特設以重壞之之罪。以無憂客使。已上自說一段盛意。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

其若異客何。措語最曲折。異客。言後來客也。以敝邑之為盟主。此句帶於意。繕完葺牆以待賓客。此

句。又帶於意。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言後來客又毀。則不堪也。然語意純是於。寡君使句。請命。明明問罪聲

口。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盜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一段先責晉重幣

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此句叙魯喪。又不猶聞命未知見時。一段次責晉優客不敢輸幣。亦不敢

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此句叙魯喪。又不猶聞命未知見時。一段次責晉優客不敢輸幣。亦不敢

暴露。一段次陳己左難右難。然未暢說。故下又雙承之。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此句承不敢輸幣。

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此句承不敢暴露。左難右難如此。僑聞

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文公待諸侯如此。下細列此句。

館如公寢。一。庫廡繕修。二。司空以時平易道路。三。圻人以時填館宮室。四。諸侯賓至。甸設庭燎。五。

僕人巡宮。六。車馬有所。七。賓從有代巾車脂轄。九。隸人牧圉。各贍其事。十。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十

一。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結住。憂樂同之。加一句。事則巡之。再加一句。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再

加二句。賓至如歸。無甯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再結住。上十一句是館中事。加此四句是文公心

上事。今鞞之宮數里。與宮室卑庫。無觀臺榭。正反。而諸侯舍於隸人。與十一句正反。門不容車。而不可

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與加四句正反。賓見無時。挽執事不聞句。命不可知。挽又不聞命句。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挽又不敢輸。文不敢暴露句。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正對寡君使句。請命句。侃侃

然可畏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妙妙。審其所委之故。若獲薦幣。晉納幣。修垣而行。鄭修垣。

妙絕妙絕。二似晉只是借此垣憂也者。君之惠也。敢憚勤勞。修垣之勞也。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只一字。

寫心服如畫。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注信字。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極寫子產也。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注信字。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極寫子產也。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注信字。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極寫子產也。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注信字。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極寫子產也。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皆極寫子產非寫晉也。厚其宴好而歸之。極寫。乃築諸侯之館。極寫。○所謂諸侯類之也。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津津然不啻口出。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不止鄭是賴。若之何其釋辭也。寫出津津然釋棄也。自悔不能如子產之辭。乃是少時棄而不學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四字妙。言詩人知之吾初不知。寫出津津然。

子產論尹何

欲作纏綿帖肉之文。須千遍爛讀此文。非貴其文辭。貴其心地也。此文只是一片心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此篇純作婉愛之調。子皮曰愿吾愛之。逐句婉愛。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婉愛之調。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段段婉愛。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一喻。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妙語解頤。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椽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二喻。夾入一句文婉愛。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三喻。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純作婉愛之調。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四喻。純是婉愛之調。隨手出喻。一喻尹何。二喻自己。三喻子皮。四喻尹何。初無定法。手便即

喻。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吾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便援前喻。微子之言吾不知也。純作婉愛之調。他日我曰子爲鄭國。妙四字句。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妙十字句。今而後知不足。妙六字句。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妙十字句。純是婉愛。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妙妙。純是婉愛之調。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子圍逆女以兵

子產從直叫破妙絕。乃州犁語亦甚腴甚蒼。甚委甚勁。楚公子圍聘於鄭。楚將爲說之會也。且娶於公孫段氏。圍娶子石女也。伍舉爲介。聘之副使爲介。此先叙伍舉者。爲後垂垂之請也。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入館者。入鄭而館也。館於外則不入鄭也。子羽語不載。既聘將以衆逆。子羽不使入館。於是楚將以兵逆女。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瑱聽命。請於城外除地爲瑱。以成婚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句。將使豐氏。句。子石女也。撫有而室。句。腴之甚。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十二字句。腴之甚。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一。是字。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二。是字。不。



唯是。又轉筆疾撇上二是字。又使國蒙於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十四字句言既歎先君則不得為今君大

夫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言無顏以歸國矣。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只用一句直直叫破妙絕妙絕更妙於將欲叫破却先倒裝一恃字。將欲倒裝恃字却又

先倒裝一罪字。又先倒裝一無罪字。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

懼。上二十六字為一句只是無乃二字此二十六字為一句只是是懼二字。不然句。敵邑句。館人之屬也。其

敢愛豐氏之祧。句。上兩二十六字為句何等氣急此四短句何等安閒。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

之。

張智趨在君子後

妙處全在冷峭峭故愈冷冷故愈峭今後欲作冷筆其務作峭筆哉。不是不滿游吉語正是不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昔文襄之伯也其務

滿少姿語細相思之。子太叔曰將得已乎。四字用緊筆先接住下引文襄寬寬反起。

不煩諸侯。須記伯也字不煩字不煩諸侯四字先總下細開。令諸侯三歲而聘。不煩。五歲而朝。不煩。有事

而會。不煩。不協而盟。不煩。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不煩。夫人士弔大夫送葬。不煩。足以昭禮命事

今

謀闕而已無加命矣。足以妙而已妙再添無加命矣四字妙。此既明明說晉將失諸侯只是反說故不覺。

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言不敢計擇其是妾媵而禮數比於夫人此句乃正對甚矣此來語。惟懼獲

戾豈敢憚煩。妙妙記第二煩字。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惟此行也。偏要再加一

倍說筆情最恣筆氣最峭妙真不可言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疾轉筆。妙妙。昔今妙今

茲妙。然自今妙。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火。心星也。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忽將煩字作一餘波冷峭不可言。一大夫退子太叔

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十二字一句言張趯直無智耳雖聞我言而躍然似為有智然我既已

明言之矣彼為晉臣胡為又復言乎在君子之後猶言不得與於君子之列也。

晏嬰叔向相語

前幅寫兩家婚媾作無數珍重之言後幅寫兩人憂亂作無數敗壞之言前幅珍重是出色

珍重後幅敗壞是出色敗壞古人撰文最重闢色此真闢出異樣色也。

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是時晉侯妾少姜死。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

失時。十七字句。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九字句一段先敘踈闊寬寬而起。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

焜



耀寡人之望。十六字句。則又無祿蚤世隕命寡人失望。十二字句。一段次叙少姜之戚漸入話由。君若

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十六字句。叙晉。微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十

六字句。叙齊。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十五字句。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

以備嬪嬙。十七字句。寡人之望也。已上為是吉禮故多作珍重之辭。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

接口先允。妙。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妙語是一句。未有仇讎。又是一句。在縷經之中是以未

敢請。又是一句。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晉一邊說。撫有晉國。齊一邊說。二句只是一句。賜

之內主豈惟寡君。亦作珍重之辭。舉羣臣實受其貺。添一層。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又添一層看他

寫婚姻便純用婚姻聲口。妙絕。既成晉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叙得如畫。叔向曰齊其何如。句

下。明有晉已如此。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二句七字。本不欲言。齊其為陳氏矣。此為不能忍。因又言下

去。盡言也。上不欲言。妙。此文言。妙。下盡言。妙。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句。舊。句。四量。句。豆。句。區。句。釜

鍾。句。四升為豆。注。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注。區。注。釜。句。變。釜十則鍾。注。鍾。先詳齊之國量。陳氏。句。三

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再詳陳之家量。將國量家量先詳。下便甚明。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陳氏事一。

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陳氏事二。魚鹽蜃蛤弗加於海。陳氏事三。民參其力。假如三分民力。二入於公

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齊國事一。國之諸市履賤踊貴。齊國事二。民人痛疾。齊。而或

煖休之。其愛之如父母。內。而歸之如流水。外。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細讀其字。而字欲無字。將焉字。二

十字乃成一句。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妙。妙。上還說人情。此竟

說神靈。見陳代齊更無疑。叔向曰。然。妙。先用一字滿口應過。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亦不能忍。遂亦盡言也。雖

字。亦字。妙。如聞其聲。戎馬不駕。戎車不復駕馬。一。卿無軍行。卿無所將之軍。二。公乘無人。公車御不得人。

卒列無長。百人不得其長。四。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句中有而字。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句中有而字。

伯降在阜隸。此一句說晉大族八姓。盡皆陵替。政在家門民無所依。此一句說晉令出多門。莫知稟承。君日

不悛以樂愓憂。此一句說晉君方乃荒於逸樂。漫不知戒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總斷上多句。讒鼎之銘

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息。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添引鼎銘再申末句。加倍精鍊。晏子曰。子將若何。獨要問向

者。前發端本自向。向實有心訴憂。故委不得。不問。並非兩人互訴。此又須互問也。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先提

過他族。下方說己族好。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句中又插公室。胙之宗。十一

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此說己族也。十一字為句。哀怨之甚。不堪再讀。公室無度。又插公室。幸而



得死豈其獲祀。言向未必得死。哀怨一至此。回想前幅無數婚姻珍重之言。真欲一笑出淚。

叔向許子皮朝楚

一片純是至誠。則不須又用周防也。而又句句無不周防。句句純是周防。則未免稍傷至誠也。而又是一片純是至誠。妙絕妙絕。後閒中又寫張趯一段。見晉鄭卿大夫。如此開心見誠。更妙。

秋七月。鄭罕虎子皮如晉。賀夫人。賀齊已繼室於晉也。且告曰。且者。賀之外。另告也。楚人日徵敝邑。以

不朝立王之故。時楚靈已篡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而汝也。固從來也。撰出一

語妙。其不往。則宋之盟云。襄二十七年盟宋。有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云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實實

布出其往。其不往。兩難之心。妙妙。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

君乃知免於戾矣。看他亦實實說出。若有若不有兩難之心。妙妙。○君若辱有。一段。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

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若不有二段。君實有心何辱命焉。不必來布三段。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

楚。猶在晉也。君可竟去四段。○段段真擊。段段鏗鏘。段段縝密。段段疏越。妙。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

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慮日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一片知己恩愛。風雨連朝。不可多讀。大

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正對舉。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重又指帶前日。自今子其無事語。冷峭之甚。

司馬侯許楚召晉諸侯

綱項見識。絕頂議論。不必又道。今論其通篇段段皆作雙行之文。如前兩未可知。兩若歸。已自妙絕。至後三殆。却將馬與險作一對。先破了。後另將多難。變出或多難。或無難。便是到底仍用雙行。此可見古人文字一篇不換手法。前後只用一手法也。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日。往日也。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往日盟辭也。言諸侯從晉者。使見於楚。從楚者。亦可見晉。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驪於二三君。使

舉請間。以多難。欲召晉諸侯。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言若不虞意外。則命諸侯見我。

辭令好。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二字斷盡。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

未可知也。妙論確論。看他或者欲字。以字。而字。一句凡作三四折。始成妙妙。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又陪一

句。一發妙論。其妙。非淺人粗人所知。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上平寫兩未可知。此定不可不接。惟天一。句。君

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句。若歸於德。吾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又



平寫兩若。妙妙。淺人粗人不知。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先接口疾翻。下再逐件破。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先破險。○看他指出許多險。○言皆滅亡相尋。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次破馬。○看他指一多馬地。○言不見以馬與。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十四字句。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三件先破二件。便先結過文情。若連若斷。鄰國之難。不可虞也。再破多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妙論。看他又平寫或多難。或無難。若何處難。結。○三件事。兩件先結。一件再結。妙。

### 吳蹶由對楚子

此篇不是曲折頓挫。不是迴環往復。乃是認得清。咬得定文字。千載忠臣。含笑入地。祇是此篇文字。爛熟於胸中。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子使其弟蹶由。嚮師。楚人執之。將以贖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妙問。直是無言可對。對曰。吉。妙妙。與晉國和平。對曰。不和。便是一樣妙人。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敵邑。卜之以守龜。因其問。便撰出此事。曰。余亟使人嚮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尙

克知之龜兆告吉。并撰出祝辭。妙妙。曰。克可知也。一句。總斷吉兆。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敵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實妙。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贖鼓。則吳知所備矣。敵邑雖贏。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主妙。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妙論。至論千載忠臣。視死如歸。只是此意。看得透徹。使臣獲贖。事鼓而敵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反反覆覆。曰。克可知也。曰。可謂吉矣。曰。其為吉孰大焉。只是一句話。却作三遍說。所謂認得清。咬得定也。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邨。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更妙。乃弗殺。

### 子革對靈王

不圖有如此前半篇。有如此前半篇了。不圖又有如此後半篇。真千載奇文。  
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寫。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寫。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援。寫。雨雪。寫。絕。王皮冠。寫。絕。秦復陶翠被。寫。絕。豹。寫。絕。執鞭以出。寫。絕。僕析父從。寫。絕。○寫出必及於難之人。如在目前。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寫。舍鞭。與之語。寫。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齊。王孫牟。衛。燮父。晉。禽父。魯。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我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必及於難人聲口。對曰。與君王哉。奇妙。便如接口。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



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無分之故。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有分之故。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正論以昔今字分。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奇談。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奇談。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遙遙皇祖。隱隱伯父。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必及於難人聲口。對曰。與君王哉。奇妙。便如接口。周不愛鼎。鄭敢愛田。奇談。又趨上文。熟鑄。故甚省而加妙。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帶句。生姿。諸侯其畏我乎。必及於難人聲口。對曰。畏君王哉。奇妙。便如接口。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奇談。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奇談。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剡圭。以為械。秘敢請命。又寫寫絕。入視之。寫絕。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忽作一波折。大奇大妙。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奇談。王出。寫。復語。寫。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恰湊入摩厲以須。入刃下。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大奇大妙。何處飛來。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大奇大妙。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大奇大妙。王揖而入。寫。饋不食。寢不

寐。寫。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結。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再結。穆子不受鼓降。  
一篇奇妙文字。却是一片平實道理。故先賢每教人。未提筆作文字。必須先將道理講得爛熟於胸中。蓋道理為文字之準衡。而平實乃奇妙之祖。孫也。  
晉荀吳。中行穆子。帥師伐鮮虞。白狄別種。圍鼓。鮮虞邑。鼓人或請以城叛。鮮虞而來。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動。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叔向語也。先妙在不沒叔向。或以吾城畔。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妙妙。此自是人心天理。至公至平之事。無奈世人總不肯說到此。今被說來。實是通身慚愧。唐人彈琴詩曰。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正可移贊此語。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說到此。已是第二義。不得不說到耳。若力能則進。是妙妙。否則退。是更妙更妙。此二句。乃正對左右。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所喪滋多。千古龜鑑。其敬佩之。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奇事。正理。服鼓人已在此矣。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呼其民觀之。而令更修城。未須降。妙妙。益更奇也。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

...



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接口甚疾者只是一片天理爛熟於胸中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說一

邑以買怠不如完舊。又說一逼完舊保守其舊教也。買怠無卒棄舊不祥。又說一逼。鼓人能事其君

吾亦能事吾君。又說一逼意說愈妙。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得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

亦可乎。又說一逼意說愈妙此篇文字只是一片天理爛熟。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

一人。添此八字分外委致。

### 子產不與晉玉環

看其通篇純作嚴毅之筆却並無一字使氣為千載以小事大之定式。○吾更愛其先觀以

太叔子羽低商數語便令殺者加分出色。

晉韓起聘於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妙妙偏有此說事發起一篇大文。○銳小也今俗呼小物曰零銳謂

其小如針末也碎悞。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初聞謂其奇細味却是

確確故毅毅故妙。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此句說小。晉國亦未可以貳。此句說大。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總。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誠有此慮。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誠有此慮。

之何及。又總。吾子何愛於一環。再說小。其以取憎於大國也。再說大。盍求而與之。又總。○細看子產

何等毅太叔子羽却何等婉寫鄭六卿千載下如畫。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

信故也。先將一句提出本心下乃細說。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一僑聞以寫宣子。僑聞

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又一僑聞以處鄭。○看他平提二僑聞筆能一往只是毅

甚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

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此只是四十九字一長句並不曾轉筆乃是作三個反覆說成耳言皆給則不

信或給或不給則終見罪然則不如據禮斥之吾豈為爾屬邑故受誅求。

甚矣獨非罪乎。細看他用而字法用焉字法便下得食淫甚矣四字。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

貪將焉用之。此只是出一玉以起二罪將焉用之十一字句中八字注二罪耳此古语法也。且吾以玉買罪不亦

銳乎。餘文又折出此語愈益妙。○看太叔子羽何等婉。子產却只是毅寫鄭六卿千載下如畫。韓子買諸賈人既

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此不是商人又奇定是子產細到詳算當知之。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

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直讀至此不應便下須先代子產細算如

何處實是更難措語。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先在西周畿內桓公東遷與商俱來。

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點綴此句以溯昔者相盟之故也並非要語却政自少不



得。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母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如此盟語不知是與有。不知是臨時撰出。恃此質示。故能相保。以至於今。算來更無可措語。只得一直以盟誓為據。力爭到底。

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一直只以盟誓力爭到底。妙妙。更不煩第二語矣。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

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一直只爭盟誓。至收時。却仍以失位句繼正辭令之妙如此。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徵一罪。敢辭之。

晏子論梁丘據

至理至論。不論論其筆端。一何清峭疏越。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罇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句。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空中生出文字。和如羹焉。實論羹。非以羹喻也。水火。不同性。醴醢。

鹽梅。不同味。以烹魚肉。燂之以薪。人不知味。謂火在釜下。豈知只薪在釜下。火固在釜中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至理至論。君臣亦然。陡地過筆。君所謂可。妙。而有否焉。妙。臣獻其否。妙。以成其可。妙。君所謂否。妙。而有可焉。妙。臣獻其可。妙。以去其否。妙。是以政平。

而不干民無爭心。至理至論。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饜假無言。時靡有爭。引詩腹甚。先王之

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在今人手。即一喻。一正便舉。否則兩喻都在前。今看其方作過接。再起聲亦如味。實論聲。非再以聲喻也。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樂以人氣為主。一也。文武。二也。風雅頌。三也。方物。四也。宮商角徵羽。五也。陽律陰律。六也。五音加變宮變羽。七也。八方八卦之風。八也。

六府三事。九也。以相成也。清濁。不同。小大。不同。短長。不同。疾徐。不同。哀樂。不同。剛柔。不同。遲速。不同。高下。不同。出入。不同。周疏。不同。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至理至論。故詩曰。德音

不瑕。引詩腹甚。章法變化如此。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此是喻收前。若琴瑟之專。豈誰能聽之。此是喻收後。同之不可也。如是。總收。飲酒樂。另文。

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只作閒閒冷語。却又是至理至論。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少康司寇。今何在。季前因之。虞夏諸侯。今何在。有逢伯陵因之。商諸侯。今何在。

蒲姑氏因之。商周間諸侯。今何在。而後太公因之。太公亦何在。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願也。不說太公。偏說爽鳩。妙。

吳許越成



詳寫少康便可略寫勾踐後三段句句字字精神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橋李也定十四年越敗吳於橋李至是三年矣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

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二字斷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

莫如盡先引格言次引古事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二斟同姓國相所依滅夏后相后緡方娠

相妻逃出自寶歸於有仍母家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慈音忌毒也澆使椒求之椒澆

臣逃奔有虞舜後封國為之庖正以除其害除免也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虞君名而邑諸綸

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女艾

臣名使季杼誘澆杼少康子澆澆之弟遂滅過戈滅澆於過滅澆於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

物引少康事畢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出語精神之至或將豐之不亦難乎第一段語語精神之至

勾踐能親而務施一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

之遠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第二段語語精神之至食言也食今日之許成也姬之衰也日可

俟也泛一句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第三段語語精神之至弗聽退而告人曰越

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精神之至三月越及吳平

子產戎服獻捷

要先看晉人間辭氣色甚惡然後讀下對辭大悟其全以質勝末紀仲尼深歎其文此真所謂質有其文者也

鄭子展子產伐陳遂入之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間陳之罪大難登對對曰昔虞闕父為

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連押也字弄姿庸以元女大姬配胡

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以上叙周之大德○我之自出一桓公之亂魯

桓五年陳桓疾病亂作陳厲蔡甥蔡先欲立之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陳佗也殺木

子代立鄭莊就定其位蔡人殺之魯桓六年蔡人殺陳佗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

立夏氏之亂魯宣十一年夏微舒弑陳靈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已上叙鄭之大惠○我之自立二我之

自入三君所知也一結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

逞四字倒句法猶言其狂逞乃至說不盡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去年鄭伯

稽首告晉請伐陳晉不見許陳反從楚伐鄭東門也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直連

到周天誘其衷啟敝邑心謂宵突陳城也陳知其罪授首於我正對晉人間陳罪舉用敢獻功此四字另



作一句乃獻捷正文。

晉人曰何故侵小。又是大難登對。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正對畢言只

論罪否不論大小。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千里。列國一同自是以衰。百里降至七十五十里也。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上已辨過不是侵小此又以侵小稍掠晉人妙妙。晉人曰何故戎服。又是大難

登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修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

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僖二十八年晉楚戰於城濮。晉文命諸侯各修舊職於是鄭文方傳周王遂戎服以獻楚

捷也。恰恰又稍掠者晉人妙妙。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辭乃受之。乃者難

之辭也。若鄭無辭。晉且問罪也。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不文行而

無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言晉人實為伯而鄭人敢入陳若非文辭幾至不敬。

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之三目

國語

召公諫厲王止謗

周襄王弗許晉文公請驪

單子知陳必亡

魯展禽論祀爰居

里革斷罟匡君

季文子儉德

叔仲勤襄公如楚

敬姜述先姑

敬姜以鬻逐文伯

敬姜弗應

敬姜教子逸勞



靡笄之役

范文子不欲伐鄭

叔向賀貧

范獻子自傷不學

董叔得繫於范

魏獻子悟三歎

郵無正論壘培

寶鑿論人化

士茁懼室美

子囊議恭王謚

王孫圉對簡子

藍尹臺告子西修德

諸稽郢行成于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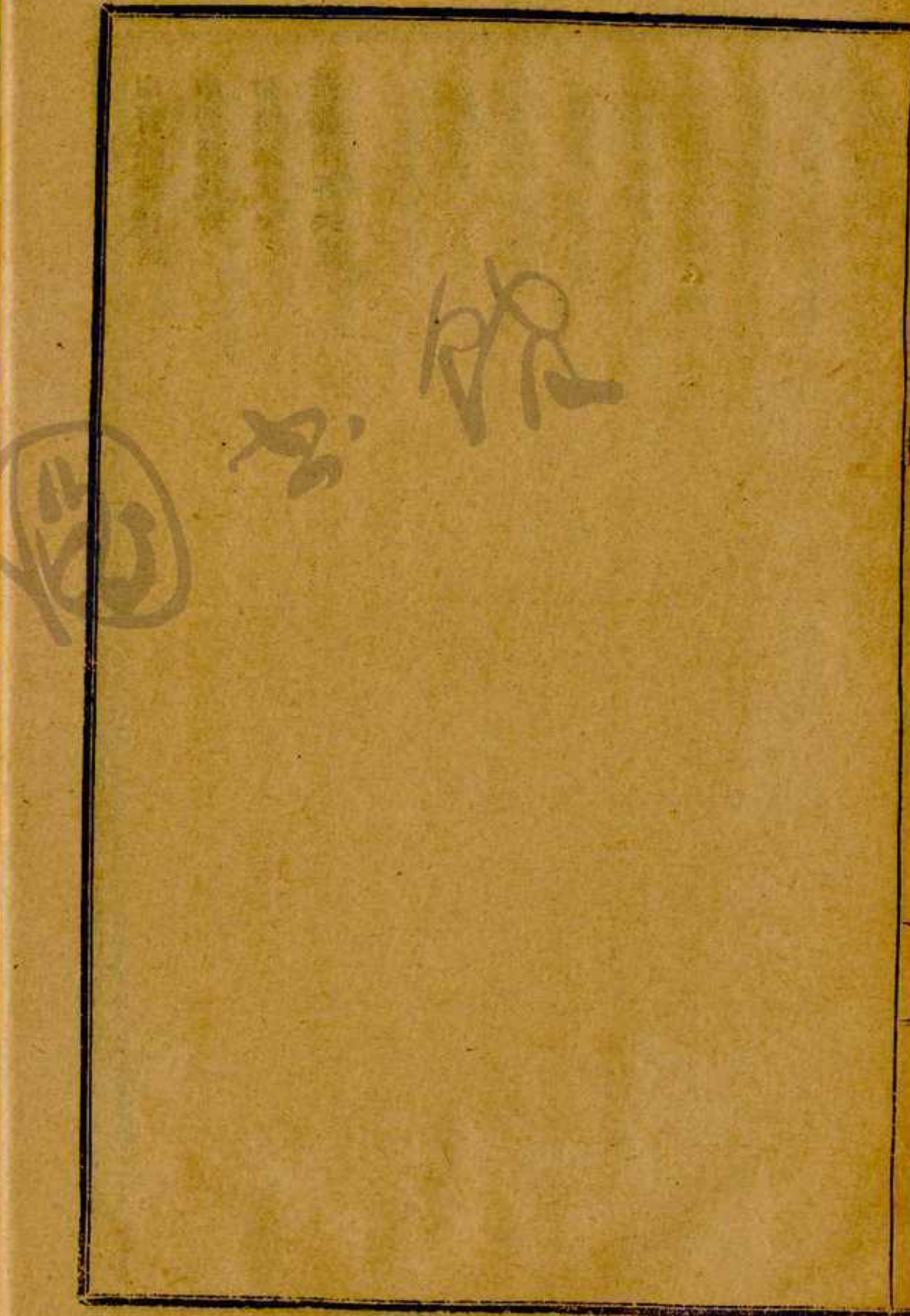
申胥諫許越成

申胥諫伐齊

句踐謀伐吳

范蠡不許吳成





召公諫厲王止謗

前說民謗不可防。則比之以川。後說民謗必宜敬聽。則比之以山川原隰。凡作兩番比喻。後賢務須逐番細讀之。真乃精奇無比之文。不得止作老生常誦習而已。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命虐故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巫有神擊。知誰會謗也。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四字寫意不堪。愈益謗。如畫。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大惡人語。為此四字。所以必畫以目四字。

召公曰。是障之也。一字斷住。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以民比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獨寫川。民亦如之。獨寫民。是故為川決之。使道為民者。宣之。使言。雙寫川民。數句川民。本甚明白。所以分注之者。要學其筆下鑿鑿然。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警獻典。史。獻書。師。箴。謗。賦。謔。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故字起。之字止。而後字轉。是以字証。只是一句文字。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上曰民口猶川。言謗口也。此曰民口猶山川。原隰。言斟酌之口也。不惟不犯重。須知正欲如此用筆。以力辨民口必宜敬聽。不宜怒而置之。

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上二句。本是精奇之論。故必須特與作釋。此特與作釋也。

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上二句。本是精奇之論。故必須特與作釋。此特與作釋也。



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一語說誘之可實如此。真是精奇無比。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其與言其教誨我。即上王然後斟酌也。皆精奇語。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周襄王弗許晉文公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

其理甚直。其辭甚曲。其態甚婉。其旨甚辣。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天下大物。乃先王有之。曾無所利也。止是服物采章。稍與公侯伯子男有輕重之分。然亦實為臨長百姓不得不爾。此不可以好也。起得正大。明白不難。難在又離奇。又諷快。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止於此耳。

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有此許多用處。其餘。甸服之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甯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不惟至公。又見至恩。先王豈有賴焉。完上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將寫服物采章。先寫九御九品。以為頓挫。要細看其不過字。足以字。而已字。豈敢字。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亦惟是妙。始入正題也。隨為死之服物采章。今帶一生字。且為大概之論也。百忙中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亦惟是妙。始入正題也。隨為死之服物采章。今帶一生字。且為大概之論也。百忙中又特下臨長百姓四字。分明將先王心事都說破。王何異之有。異之為言希罕也。已上。先將隧說透畢。已下。反

覆寫弗許。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事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反如此說轉來。妙妙。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又接此句。妙妙。已上。寫弗許已畢。已下。純是刀斧劍戟之文。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七何辭之與有。直發出如許說話。不顧說死人。就中最精細。又是更姓二字。便有流辟裔土之句也。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看他一振一落。是何等筆墨。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又一振一落。此非重疊之文。蓋上一振落。是為隱。此一振落。是為請。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又直說至此。真盡情盡事之文。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單子知陳必亡。

此篇篇法不論。只細看其字法。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蕭不可行也。一候不在疆。二司空不視塗。三澤不陂。四川不梁。五為下辰。角見一段案。野有庾積。六場功未畢。七道無列樹。八墾田若藝。



九。為下周制有之一段案。膳宰不致餼。十。司里不授館。十一。國無寄寓。十二。縣無施舍。十三。為下周之秩官一段案。民將築臺於夏氏。十四。及陳。陳靈公與孔盩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十五。為下先王之令一段案。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艸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引古。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再引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傲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入今陳。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一結。周制有之曰。引古。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園有林地。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入今陳。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二結。周之秩官有之曰。引古。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理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人如

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泄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入今陳。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三結。先王之令有之曰。引古。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入今陳。不念膺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四結。陳我大姬之後也。棄哀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再結。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總收。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紀是年。以見其驗之速也。九年。楚子入陳。

魯展禽論祀爰居。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人祭之。柳下惠論之。看其議論處。敘述處。結束處。凡發出無數典故。直是疏快。越哉。臧孫之為政也。不責其祀。直責其政。極大極精。議論下緊接注釋。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故不責其祀。直責其政也。今無故而加典。入事。非政之宜也。斷舉下廣引典故。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五帝。殷契。周文。以死勤事。則祀之。夏。鯀。殷。冥。周。棄。以勞定國。則

天下才子必讀書 卷之三



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太王。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王。非是

族也不在祀典。先虛論一番。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

故祀以為稷。故祀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故祀社已上。社稷黃

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顓頊能修之。顓頊。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帝嚳。堯能單均刑法。

以儆民。堯。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鯀鄣鴻水而殛死。鯀。禹能以德修鯀之功。禹。契為司徒而民輯。契。

冥勤其官而水死。冥。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稷勤百穀而山死。稷。文王以文昭。文王。武王去民

之穢。武王看他難難敘述。下却一筆結束之。便成極齊整。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

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已上禘郊宗祖。先總敘功德。後總出祀典。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杼能帥禹者也。夏

后氏報焉。杼。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已上報。逐句

出祀典。與上法變。凡禘一。郊二。宗三。祖四。報五。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祀。○已下補敘社稷等祀。法又變。

加之。以山川社稷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一。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二。及天之三辰

民所以瞻仰也。三。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四。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五。非是不在祀

典。如此大篇。只用六字結。最嚴峭。今海鳥至。已不知。三字妙。而祀之。以為國典。入事。難以為仁且知矣。

再斷之。夫仁者。講功而知百處物。又與仁智作注釋。講功。識其祀愛居也。處物。識其不知愛居也。無功而祀

之非仁也。結上。不知而不問。非知也。出下。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說

出一笑。

里革斷罟匡君

沉毅而有扶疎之意。板整而有圓滑之能。

宣公夏。溢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看他下一其字。便自毅然。曰。一面斷。一面說。所以下有公聞之字。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禽

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羅。麗

設罝羅。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三段。極齊整。却是極參差。如獸虞却藉魚鼈。水虞却設罝羅。且夫山不槎藥

澤不伐。天魚禁。鯢鮪。獸長。鸞。鳥翼。鷩。蟲舍。蜺。蜃。蕃。庶物也。古之訓也。換筆再寫。極齊整。極參差。

今魚方別孕。別孕。字法。不教魚長。不教。字法。又行網罟。貪無藝也。無藝。字法。公聞之。曰。吾過而里

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我無忘論。公又好。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實



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師存又好。

### 季文子儉德

吾亦願然吾觀。吾是以且吾聞。只兩行文字。却作此三數折。誦之。婉媚之甚。而更不能知其婉媚乃在何處。某是以論文必原其心地。此只為直從心地流出故也。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先作四字一頓。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

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世人但傳季氏驥臣。豈知其有此語如之言。○語調甚婉折。人之父兄食粗衣

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與上不知其是複。是單。但見婉折之甚。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

聞以妾與馬。德榮為國華。自是常語。妙正在以妾與馬耳。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

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又好。

叔仲勸襄公如楚。筆筆快聳。節節扶疏。某如得假十年全力學之。則或亦有其快聳。然終不得其扶疏也。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康王。楚王也。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康王。為其名與

其衆也。言其國大有盟主之名。畧地多。兵甲衆。說得快聳。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快聳。諸大

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庸人無識。往往作此言。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

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動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便用上文句法。又增添數句。扶疎之

甚。快聳之甚。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妙妙快聳之甚。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辛

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言畏

康王故往。康王死便還。康王豈無後耶。既有厥嗣。便有喪主。彼年已長。執政又仍舊。然則我之來而忽去。豈以嗣君不

肖。不復如先君可畏耶。妙妙快聳之甚也。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言今日在本國。聞其喪。尚須

來。豈有到彼國。反去耶。妙妙快聳之甚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曰非。此段承執政未改句。言畏先王。不

畏嗣君。便是貳之。我今實執楚政。豈可容人如此。快聳之甚也。求說其侮而重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

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說脫也。彼執政嘗欲自解其受侮。而求及先王。則必與

我為大讐也。若從君而走。患則不知。還君以辟難。又拘一筆。扶疎之甚。快聳之甚。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

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也。則可也。又拘一筆。扶疎之甚。快聳之甚。若未有不如往也。

扶疎快聳絕也。乃遂行。



敬姜述先姑

妙處總在問答之外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妙句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每讀文伯母語謂其過嚴却又作如此語趣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好句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能勞有繼反是常語妙在述其先姑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後世為婦者胡可不聞此言

敬姜以髓逐文伯

瑣事瑣言却特妙絕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驚焉句小句睹父怒相延食驚辭曰將使驚長而後食之妙語不意古人乃有此政復後人不及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必稱先子妙妙祭養尸饗養上賓重二養字言順適其志也髓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十字妙句千載至言○言髓何難而致開罪於人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敬姜弗應

前添天子及諸侯一段是筆力大處中插寢門之內婦人治焉一段又是筆力大處後分外朝內朝特地總一皆字又是筆力大處若漢以後人便更寫不到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季氏外朝也下從之及寢門則穿過內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句兩弗應好只是弗應也而入上寫兩弗應好次寫兩而入好康子辭於朝而入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四字教甚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段實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段別插婦人上下同之天子諸侯自卿以下同之也夫外朝句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子將字妙焉字妙內朝句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子將字妙焉字妙皆非吾所敢言也皆字妙不惟官職不敢言雖家政亦不敢言後世太后臨朝豈知前古先有如此龜鑑

敬姜教子逸勞

極參差極嚴整極徑直極曲折讀其參差須學其嚴整讀其徑直須學其曲折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奇文伯曰以歎之家只四字便寫盡淫心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無多句却有三四折便要細讀不止讀下文也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



備官而未之聞邪。通篇議論看他如此起筆讀之雖然失驚妙妙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頭○瘠土勞民長王天下千載至言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雙釋勞民思字妙理忘字妙理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雙釋瘠土不材妙理莫不嚮義妙理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春分朝日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日中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秋分夕月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日入而後即安。第一段天子勞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朝考其國職。晝夕省其典刑。夕夜儆百工使無惰淫。夜而後即安。第二段諸侯勞卿大夫朝考其職。朝晝講其庶政。晝夕序其業。夕夜庀其家事。夜而後即安。第三段卿大夫勞士朝而受業。朝晝而講。晝貫夕而習復。夕夜而計過無憾。夜而後即安。第四段士勞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明晦而休。晦無日以怠。第五段庶人勞王后親織玄紉。王后織一已下皆女工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絃纒。公侯夫人織二卿之內子為大帶。卿內子織三命婦成祭服。命婦織四大夫妻也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士妻織五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民妻織六社而賦事烝而獻功。二句總上女工男女效績愆則有辟。二句總前男女古之制也。總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重申心力

必勞。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曲折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曲折况又怠惰其何以避辟。曲折吾翼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曲折爾今日胡不自安。曲折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曲折看他人十數曲折。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季氏之婦季氏合族諸婦也不淫皆勉於勞也

靡笄之役

此是六段文字段段妙絕

卻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卻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熒乎。武子子文子名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奇理至理夫卻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奇理至理不得政何以逞怒。奇理至理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奇理至理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奇理至理乃老。已上范武子一節事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腹辭於朝。作隱語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妙妙聞之凜然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妙妙聞之凜然擊之以杖折委笄。已上范武子又一節事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駕。速駕也將救之。速駕之意也至則既斬之矣。讀至此試掩



卷思其下將如何便益意智。郤獻子請以狗。大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要發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

已上。郤獻子又一節事。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於

旗鼓。奇文。妙理。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矣。奇文。妙理。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奇文。妙理。受命

於廟。受賑於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奇文。妙理。病未若死。奇文。妙理。祇以懈志。奇文。妙理。乃左

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已上文一節事。靡笄

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熒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哀音刺耳。使人墮淚。對曰。夫

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妙。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已上文。范文子

又一節事。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

克也。何力之有焉。妙。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熒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

士。用命。熒也。何力之有焉。妙。樂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

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妙。如此安得不集事。已上文一節事。

范文子不欲伐鄭

侵伐武事。忽然寫得穆伊悱惻之甚。古人之多奇如此。

厲公將伐鄭。鄭從楚故也。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四字便妙絕。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奇語。妙

語。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奇語。妙語。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奇語。妙語。郤至曰。然則

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勢口直接王者先破此二字。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

之故無憂。莊語王者如彼。今我。夫王者三字提今我二字提。故無憂。故多憂。一樣三字結。寡德而求王者之

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奇語。妙語。

叔向賀貧

讀柳子厚賀失火。不如先讀此。看他寫樂家三世有許多轉折。寫郤家却又是一直極盡人

事天道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奇文。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

憂。子賀我。何故。好。對曰。昔樂武子。更不說是甚道理。竟直舉一家。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

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德。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豈非可賀。○

舉驗貧之宜。賀已畢。下。又曲折詳寫其子孫。妙。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不

貧。又無德。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偏寫其事之反。及懷子改。桓子之行。而修武之德。改桓



是貧。修武是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桓之免難。是貧之可賀。乃又及其子孫。懷之離罪。是不貧之可弔。若不於其身。又必於其子孫也。已上舉一家以驗貧之宜賀。夫卻昭子。又直舉一家。其富半公室。其家半

三軍。富。恃其富。寵以泰於國。無德。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豈非可弔。舉驗富之宜弔。已畢。下亦作曲折。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五大夫三卿。為八也。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已上再舉一家。以驗富之宜弔。今吾子。入正文。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

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反。又奇文。

范獻子自傷不學

曰。人不可不學。曰。唯不學。曰。人之有學。曰。而况君子之學。一剪一截。筆墨整齊。讀之。始不敢

以文為戲。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一犯具敖字。魯人以其鄉對。別以鄉名對。不正對二山也。獻子曰。不為具敖

乎。妙妙。又一犯具敖字。此為故作之筆。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諱具。武公諱敖也。獻子歸。徧戒其所

知。苦切勸學也。曰。人不可以不學。一句作一段。真正創鉅深語。不是口中常談。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二句作一段。看他上連吾適魯。下連為笑。句法纒繞。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二句作一段。

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三句作一段。

董叔得繫於范

求字妙妙。既字妙妙。矣字妙妙。分作兩句。妙妙。欲而得之。妙妙。又何請焉。妙妙。不知文者謂

是佳諺。却不知是一片眼淚。○讀此。勿然。又想着虞翻遠求小姓。足使生子語。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求昏至言。千載敬佩之。曰。欲為繫援焉。千載求昏富室人同心

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董祁。即董叔所取於范氏之妻。獻子之妹也。○富女。那可不敬。一笑。獻

子執而紡之。庭之槐。妙妙。叔向過之。亦是特地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

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妙妙。不是諺。正是痛筭。

魏獻子悟三歎

初歎。是惟恐不足。再歎。是豈主而有不足。三歎。是已足。輕輕只將不足二字翻剔。而已令其

主心動於內。意悅於外。有臣如此。主欲不名聞諸侯。不可得也。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只四字。忠愛排側之

甚。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可惜許。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下一殃字。妙。不可。只二字。義形於色之甚。○初



商用一乎字。熟商用一不可字。如聞二人之聲。如見二人之心。二人朝而不退。好。獻子將食。問誰在廷。好。曰。闔明叔。褒在。好。召之。好。使佐食。寫獻子之視。二人如此。是以忠愛形色也。比已食三歎。妙於不諫。此人子學父母幾諫之法。而二人以之。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一稱小人。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忽然無中生有。想出不足二字。又恣意變作三句。妙妙。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懼其不足。豈主有不足更妙。分明直剖心窩裏。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再稱小人。○插此二句。法奇。○猶言小人之腹。屬厭而已。願君子亦以是為心也。輕輕已諫畢。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獻子又妙。君臣如此。直父子也。魚水不足喻矣。

郵無正論壘培

不惟不墮壘培。反又增之。此是通篇正論之所由發也。妙又在前之加意寫一必墮之命。後之加意寫一如故之怨。特為通篇添無數氣色。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荀寅。士吉射。國趙氏時所作也。吾將往焉。後日或將至晉陽也。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自是錚錚語。尹鐸往而增之。出奇。○每每出奇寫到下。却是一片至理。簡子如

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句色勁甚。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必殺之故。郵無正進。曰。昔先王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少費於難。從姬氏於公宮。已成幽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孝德之基也。有公德。以升在位。公德之成也。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武德之用也。有溫德。以成其名譽。溫德之藏也。四德有次序。有分寸。失趙氏之典刑。而其去師保。其先。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其身。○基始也。其身。文子身也。克復典刑師保。為其所也。及景子長於公宮。文子子。簡子父趙成。從王母在宮。未及教訓。句。而嗣立矣。句。矣字。寫出不幸意。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上言名譽。此言無謗。德成固惟人言是凜凜。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三子字。正指簡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一。有景之教訓。二。重之以師保。三。加之以父兄。四。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荀士壘培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至理。妙言。委土可以為師保。奇句。奇字。委土。言委棄之士也。吾何為不增。至理。妙言。何為不。妙妙。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壘壘代尹鐸說出。若罰之。是罰善也。句色勁甚。罰善必賞惡。句色勁甚。臣何望焉。句色勁甚。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無語不作錚錚聲。以免難之賞。賞尹鐸。軍賞也。引例而賞也。初伯樂。無正字。與尹鐸有怨。下又奇。此先為下注一句。不在敘事例。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也。亦必然之情。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妙妙。



奇怪甚。却是一片至理。怨自若焉。添寫四字出色。

寶警論人化

可謂所對非所問矣。然實是志得意滿人兜頭一痛割。

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淮。為蜃。句詳二。龍鱓魚鼈莫不能化。略四。唯人不能哀夫。求仙之說。乃始於此。不獨秦皇漢武矣。奇奇。寶警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不接化字。却接哀字。妙妙。二句資。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此句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上云哀年不登。明明知其化字如此。却偏作爾語。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朕句。笑憫都有。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胡可勝歎。

士茁懼室美

看他不用多筆。而寫盡驕奢。固知善寫者皆不用多筆也。

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夕。暮見也。知伯曰。室美夫。一夫字寫盡驕奢。用夫字法。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只二語。又婉。又警。用則字法。用矣字法。用抑字法。用亦字法。知伯曰。何懼。驕奢。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先陪此一語。自言是書生。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此秉筆人所常誦。今

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上曰何懼。正懼此也。知伯更無語。可知不為意。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子囊議恭王諡

只短短數句。却有斷制。有頓挫。有精彩。有氣力。可稱大國大事。大老大文。

恭王有疾。召大夫曰。召大夫。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恭王好。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諡。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大夫曰。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先斷。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實句。有是寵也。而如其過。可不謂恭乎。主句。若先君善。則請為恭。再斷。大夫從之。大夫從。一篇以大夫為章法。

王孫圉對簡子

以二賢人為寶。固是正論。然已被後人盜襲。至成爛腐。其又以雲連徒洲為寶。即後人至今未見臨摹也。可見後人只是口頭依樣亂說。古人則盡是真實見識。真實本事。看他三樣寶。串作一片。便可信。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



為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為寶。一句答最棘手。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奇妙。又無腐狀。能作

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最要此句。所以無腐狀。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

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最要此句。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

神無有怨痛於楚國。最要此句。上一使字。此二使字。參差。又有藪曰雲連徒洲。宋人能作上二語。不能作此

一語。是以有腐狀也。金木竹箭之所生也。句法參差。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

也。句法參差。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句法參差。若諸侯之好幣具。雲連徒洲。而導之以

訓辭。觀射父。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左史倚相。又將三段串作一片。寡君其可以無罪於諸侯而國

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奇妙收。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再答白珩畢。聞國之寶六而已。重

起奇文。以刺其鳴玉與白珩無復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陰嘉穀。使無水旱

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

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鷺之美。鳴玉聲也。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藍尹亶告子西修德。歎是何等沉憂。看他只用二矣字解之。曰無患吳矣。曰吳將斃矣。此是用矣字法也。選此文。

只為此二矣字寫得入神

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長句。與哀賓喪。短句。於是歎。有歎

其餘則否。下四句。即其餘則不。先總下細列耳。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

歎焉。無歎。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特致問。非讚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

甚焉。吾是以歎。自是應歎事。說來誠悶人。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至言不必又道。看其語態。何

飄然以逸也。夫闔閭。高提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

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言吳前日也。如彼。今吾

聞夫差。順落夫差。今吾聞三字。奚落多少。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

六畜玩好。必從。言吳今日也。如此。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敗吳。自敗。敗人。敗吳。連用三敗

字弄姿。吳將斃矣。此矣字。與前無患吳矣矣字。是一口氣語。寫出不必為意。一片飄然逸態。

諸稽郢行成于吳。言大甘者。其中必大苦。古之辭命。未有更卑更甘於此者。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奇情。王其



無庸戰。庸用也。夫申胥華登。與二臣。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十六字句。嫺嫺而勁。

甚。夫一人善射。言吳二臣。百夫決拾。言吳餘臣。勝未可成。觀此四字。悟古今說越事者。皆差一倍。夫謀必

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豫也。履。蹈也。不可以授命。勝不可必。則戰焉必死。是授命也。王不如設戎約

辭。設兵以自備。卑辭以甘之。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十三字句。吾以卜之於天。奇情。天若

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不以吾為足慮也。二十四字句。嫺嫺而勁甚。既

罷獎其民而天奪之食。奇情。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燼。餘也。天之所棄。吾取者。乃天之餘也。乃無有命言

吳更無天命也。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

告於下執事。妙辭。所謂修其心也如此。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傷國固足。曰。得罪於吳曰

越國見禍。見禍。猶言禍見也。天王親趨玉趾。句。以心孤勾踐而又宥赦之。十字句。心孤。屬下句佳。君王

之於越也。翳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妙辭。修其心。孤不敢忘天災。其忘君王之大賜乎。妙辭。修其心。

今勾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八字。只是自罪之辭。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

下執事。二十二字句。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賴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

國。越國固貢賦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妙辭。修其心。勾踐請盟。一介嫡

女執箕箒以咳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

征諸侯之禮也。夫。妙辭。修其心。諺曰。狐埋之而狐搆之。是以無成功。此等喻。今人必避。在古不論。今

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

吳。妙辭。修其心。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申胥諫許越成

多作長句。而句法又最道最逸。他文長句皆不能道逸。道者逸者。率非長句也。又要看其字

法新異。前後凡有無數字法。俱極新異。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

不改。反行。吾振旅焉。辭。調道逸。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先一句斷。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

吾甲兵之彊也。論。越。最道逸。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玩。轉弄也。

十四字句。最道逸。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轉折。筆筆道逸。故婉約其辭。以縱逸。王志使淫。樂於

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二十二字句。道逸之至。使我甲兵純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十五字句。道逸之

至。然後安受吾燼。已上。論大夫種。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論。越王。及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論。越王。及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論。越王。及

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論。越王。及



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自論吳筆筆道逸之至。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隆尊也。妙語。

寫出吳王如見。越曾足以為大虞乎。妙語。吳王如見。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妙語。寫吳王如

見。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妙妙道甚。

逸甚。以盟為無益乎。君王命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妙妙早已道玩於股掌之

上矣。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 申胥諫伐齊

筆下最曲折。最細瑣。而誦之純是忠烈之氣。侃侃一直。如並不用曲折。不用細瑣者。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弗受。只一句下更不

接筆能饒。夫天命有反。又只一句。饒甚也。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

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

也。譬句法。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我閒。筆筆饒之甚。今王非越。是圖而齊

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譬句法。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筆筆

饒之甚。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一路看他筆態。一味只是饒。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

前總 乃築臺章於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脩方城之內。踰

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飢勞之殃。後總。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

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細寫。三日乃見其消人。中消名。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細寫。嚙趨

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嚙枕王以璞而去之。細寫。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闥。細寫。

棘闥不納。乃入芊尹申亥氏焉。細寫。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細寫。此志也。豈遽忘於

諸侯之耳乎。看他筆態。今王既變。絲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四字只是二字。却寫盡姑蘇

之臺。天奪吾食。都鄙薦飢。今王將狼天而伐齊。狼天奇。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

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奇。妙。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

### 句踐謀伐吳

此文凡寫數十段。段段異樣神彩。段段讀之。使人跳舞。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

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一路筆歌墨舞。無一單寒軟弱句。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買人夏則資衣。冬則

資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



如。箕。筮。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真正筆歌墨舞 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筆歌舞而起已上一段 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另添四字 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另添八字 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筆歌舞 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執。利。乎。筆歌舞 ○已上一段。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筆歌舞 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筆歌舞 ○已上一段。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聽。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已上一段 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

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筆歌舞 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官。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筆歌舞 ○已上一段。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夫。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筆歌舞 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筆歌舞 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筆歌舞 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筆歌舞 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筆歌舞 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筆歌舞 ○已上一段。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吾。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筆歌舞 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

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筆歌舞 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官。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筆歌舞 ○已上一段。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夫。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筆歌舞 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筆歌舞 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筆歌舞 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筆歌舞 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筆歌舞 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筆歌舞 ○已上一段。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吾。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筆歌舞 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



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筆筆歌舞。○已上一段。句踐既許之。乃致

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

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

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

筆筆歌舞。○已上一段。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筆

筆歌舞。○已上一段。是故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敗之。筆筆歌舞。○已上一段。夫差行成曰。寡人

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妙。使用前語。筆筆歌舞。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

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為二君

乎。筆筆歌舞。夫差對曰。寡人禮先一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

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筆筆歌舞。○已

范蠡不許吳成

通篇皆寫范蠡其眼辣心辣口辣手辣處。即其所以候時轉物者也。既是寫范蠡。便不是寫

勾踐。母便謂勾踐不忍於吳。不忘於蠡也。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吳賢良。猶越君子也。重祿。大臣也。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

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辭甘甚。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

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二句叶。得時弗成。天有還刑。二句叶。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

則近。大凶則遠。四句叶。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范蠡諫。王

曰諾不許。諸是諸范蠡不許是辭使者。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

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上說

天時已練。此說人事。益練。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姑勿妙。將易妙。猶言但少忍。只在一刻完事。加此二語。

更益練也。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抱。以應使者。須知此文。乃是

出像寫范蠡。非真烏隊人有良心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

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奇語。王孫雄曰。子范子。不知是宿望。是舊交。三字。便如開聲。先

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哀音

微耳。范蠡曰。王孫子。亦呼之。如開聲。昔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鼉魚鼈之



與處而鼃。鼃之與同。陪余雖覩。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哉。妙絕妙絕。奇情奇文。

一味只是辣。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不接此語。妙。王又重理此語。妙。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妙絕。妙絕。一味純是辣。

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一段畢曰。另一

段。反。句。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千古高見。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

者何也。實是斗然。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

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飾辭妙。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

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連鳥啄人都好。范蠡對曰。臣聞命

矣。只四字妙。君行制臣行意。轉筆又只六字妙。更不多費一字妙妙。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

所終極。千古高見。○細讀此六字。即范蠡傳已舉。別如耕海居陶。皆後人蛇足也。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連鳥啄人都好。後世子孫有敢侵

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警文奇峭。

范蠡



溫州府 函 卷之二